

路上的孩子

怎样才能少走弯路？
选好“导师”是最重要的

2004年，徐嘉雯开始学吹号，每周去老师家上课，每天练习两个多小时。也就是那一年，大型选秀类节目“超级女声”开始红遍全国，草根一夜成名的梦想看上去那么触手可及。

事实上，除了偶尔在作文里，徐嘉雯很少提到“梦想”这个抽象的词。有时候她觉得，这个词是被媒体放大了，用滥了。当大街小巷都在播放“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”的时候，她忍不住也会哼两句。她歌唱得不错，只是从来没有想过音乐和梦想有什么直接关系，这个几乎天天穿着校服的女孩一心想的就是好好读书，考个重点中学。而吹号，即便一年年进步很快，级数不断上升，也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副业，是繁重学业之外的点缀。

她甚至一度放弃过吹号，在好不容易考上了宁波外国语学校之后。

在小学，她是班级里的“尖子生”，是当年学校里唯一考上宁外的佼佼者，但到了那所全市有名的重点初中，徐嘉雯曾经有的优越感立刻消失了，她感到很吃力。

吹号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每周一次去青少年宫排练，成为难得的消遣。她开始很期待那个周末晚上的到来，在乐团里得到的肯定与欣赏会让她忘记学业的烦恼。

有大半年时间，徐嘉雯差不多放弃了吹号，所有时间都投入学习，只求多考几分。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压抑，找不到地方宣泄。

后来，她听说了“艺考”这条路，一开始有点犹豫，因为听上去总不是件非常靠谱的事，而且家族里也从来没有出过音乐人才。倒是徐妈妈最动心，她说，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舞台，哪怕只是穿着校服，孩子站在整个乐团的中间，就让人觉得胸有成竹、气定神闲。当妈妈的怎么看，她都是全场的中心。至少，在台上，在吹号的时候，女儿是自信的、开心的。

徐嘉雯也挺动心，爸爸也没反对，他只是说了一句很老套的话，“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。”好像电影或文学作品里的台词，但这句话还有下半句，“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”

就这样，初三的时候，徐嘉雯把自己丢了似的“副业”又捡了起来。基本功还在，经过努力，她考上了李惠利中学的艺术班，考虑到次中音号实在太小众，开始改学圆号。

徐嘉雯很庆幸自己在中考前作了这个选择，她所在的这个艺术班，当然也有少数高二甚至高三从普通班插进来的学生，大多是因为觉得普通高考上不了理想的学校而“半路出家”，“他们要与我纠结得多。”

“高一是打基础，而高二，考什么学校基本上就已经定下来了。”戴文军说。艺术类院校大多采取自主招生的办法，叫作“校考”。各校考试的方法都不一样，同样是音乐学院，相同的专业，有的考声乐和乐器其中一项，有的两项都考，占比也不一样，有的还要加试钢琴或者舞蹈。考生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，选择合适的学校，根据考试的形式，找专业的老师有针对性地训练。

“选择学校是个非常纠结的过程，除了在网上看资料，许多家长和学生还会到各地去实地考察，反复比较，最重要的是还要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专业课辅导老师，看他愿不愿意收你。一圈跑下来，往往掉层皮。戴文军说，“这和普通高考大不一样了，有太多的门道和技巧，找对门道，才能少走弯路。”

徐嘉雯的决定做得更早些。两年前，她第一次被宁波的老师带着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拜访一位教授。老师说，试试看，如果他愿意收你，那么以后报考这所学校希望就大了。

这是她第一次跨进上海音乐学院那道窄窄的铁门，她的心怦怦地跳着。

教授叫她吹一段儿，之后提了几点不足。这意味着，教授愿意给她做辅导了。她心中暗喜，至少自己功底不差，不过以后每周都要去上海上课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她开始体会到爸爸说的后半句话：“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”

时间越长，体会越深。自从作了选择，“干什么都要贵一点儿。”

艺考花费到底多少？
每月去上海上课要花12000元

2月23日的初试，5分钟不到就结束了。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，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。

从上海音乐学院出来，挤半个小时地铁，再走上10分钟，回到酒店狭窄的房间，徐嘉雯一开门就闻到了一股发霉的味道。

这家设施简陋，空间小得连转身都得小心翼翼的快捷酒店，是徐妈妈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早在春节之前，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出租房就被订购一空。考试期间，学院附近的酒店价格也都在一晚800元以上，而且一房难求。徐妈妈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找坐地铁方便一点的。这里除了两张床和一张写字桌外连个柜子也没有，但220元一晚的价格还是让母女俩接受了。毕竟，为了准备考试，她们要在这里住上1个半月。

酒店隔音不好，徐嘉雯不能在房间里练习，每天都要坐公交到同学租的房子那里去。学校边上的老小区，两个女孩租了一间小小的、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的卧室，每个月要2100元，已经租住了好几个月。“两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。”徐妈妈说。她们都很独立，它们的父母也是偶尔到上海来看看，带点好吃的东西。这几天，徐妈妈每天都陪着女儿一起过去，顺便给她们烧几个菜改善下伙食。

和之前的付出比起来，考前的这些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从高二起，徐嘉雯每周都要去上海，请教授指点吹号，四五十分钟一节课，学费要1000元。

为了把握更大些，徐嘉雯又请了名教授辅导乐理，也是每周上一次课，1个半小时，1600元。

刚刚过去的这两年，徐嘉雯和妈妈的每个周六都是这样度过的：天不亮就起床，坐6点半最早的大巴到上海，坐地铁、倒车，先到教圆号的教授家里，上完课草草吃个饭，再坐地铁去乐理老师家。这位住在一个偏僻的别墅区，不通公交，从地铁下来再去倒班车，赶到那里差不多下午3点多。上完课已经快5点，再倒车回来，刚好能赶上8点半最晚那班回宁波的车。

加上路费，每周光到上海上课，要花费3000多元，一个月就是12000元。对一个不算富裕的小家庭来说，这是个不小的负担。

而为了陪女儿，徐妈妈差不多有半年没有上班了。

“许多亲戚朋友都不理解，觉得我们是瞎折腾，干吗非要考这个。”徐妈妈说，她很少去向别人倾诉自己的艰辛，有压力自己顶着。毕竟“艺考”对许多人来说，还是另类的事儿。她也不敢去想，如果考不上，会怎么样。

相比之下，徐妈妈倒是更愿意和其他艺考生的家长交流。在上海，她认识了许多从北方来的家长，他们半年前就在上海租了房子陪读。在孩子面前，好像人人都很轻松，只有家长间交流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流露出内心的焦虑。

徐嘉雯深知母亲的焦虑，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第一次到乐理老师家上课。从地铁下来，人生地不熟，走了半个多小时也找不到班车的站点，问路、导航都没用，又下着雨，眼看快迟到了，妈妈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打车吧。”

其实并不贵，但妈妈无意间说的一句“又多花了20多块”，让徐嘉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。她知道，妈妈其实是很心疼钱的，虽然每次付出大笔学费时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徐嘉雯什么都不说，她也每天嘻嘻哈哈的，不提压力。实在觉得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叫上几个要好的同学，去KTV怒吼一下午。

“普通班的学生都羡慕我们，觉得我们轻松，常常可以不用上课。其实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从来没闲着，有的时候晚上八九点下了自习，别人回家了，我们还得去上专业课。别人考完再填志愿，有许多学校可以选，我们只能为一所学校努力。”徐嘉雯说。

戴文军觉得，不管从精力、财力方面，艺考生要比普通考生付出更多。许多家长都是一方辞职或者请长假，专职陪孩子。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，当然寒门中也有天赋很好不用请老师辅导就考上名校的，但几率非常小。



艺考生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查看考场安排。

将来都能做些什么？
出名很难，当老师挺多

2月23日的初试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复试，徐嘉雯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，只要高考的文化课上线，她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就没问题了。

毕业后做什么？徐嘉雯说，她现在还没有想那么远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今后可能还要读研，或者进乐团。妈妈说，当个音乐老师也挺好的，“女孩子终究要稳定一点儿。”

有一点母女俩想得挺一致，再怎么努力，顶多在圈里有点小名气，肯定不会大红大紫。

徐嘉雯的师兄师姐们，那些

从李惠利中学毕业并如愿考上理想院校的艺术生们，也是当老师的居多。据戴文军介绍，不少全国艺术院校的老师都是李惠利中学的学生，这让他挺自豪的。

其他的，有的出国了，有的自己创业开琴行或培训学校，也有少数转行干了别的。

宁波大剧院艺术总监胡雅晶告诉记者，他每年都有学生考上上戏、中戏等“明星摇篮”，这些学生毕业以后也挺优秀，除了当高校教师、出国、自己创业外，有的已经导演了电影，也有开始在《爱情公寓》等知名电视剧里

客串的……在北京成家立业没有问题，但真正出名到家喻户晓的程度，目前还没有。“成名需要时间的历练，也需要机遇，考上名校和出名，没有太多必然联系。”

同样，宁波三中考上中国美术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也不少，宁波三中美术班的夏红雷老师告诉记者：“发展都不错，但在艺术上已经很有名气或很有成就的还没有。”

但夏老师也觉得，艺术的道路是很漫长的，成就需要时间的历练，也许以后就有大师了呢？